

唐

文

粹

唐

文

粹

唐文粹卷第八十七

吳興姚 鉉纂

書九

總六首

自薦

上張燕公書

房琯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上宰相三書

韓愈

上張燕公書

房 琯

竊惟當今主英臣誠海平天清千相國者更言朝廷之遺闕黔黎之艱阻安矣琯直以有詞不自明微積心無與消散此亦一夫不獲願就相門陳之或議相門重深賤士罕及進言不少非人則廢退而復念止于旬時若借人爲容則恥殊特達欲持情徑往則懼致忽遺思所以自奇圖左右見異僭用舊禮獻此琬珪冀贄列得啟其書書窮思見其人矣至有輕好行怪易爲犯德琯非敢如此也願左右明之琯嘗聞旣往布衣之士亦賤者也而一人下之三

公崇之將欲分其賢愚而係其理亂琯自料必不能有損益於盛朝徒亦形似英哲之蹤辱累珪璋之德希左右以公選琯因以私進所私者則敢終而言之琯幼爲先相國棄委翳於綦蕪之下因物遂遷與農者莫辨不忍窘厄然後以菑穫爲懷將祇若遺謀乃發前言筐篋有相公述作焉有先君鑒誠焉約之立言依以扶信若赴古道則適若逢今人則乖或謂之非或謂之是求我哲匠擊此困蒙顧此身在下流無聞上士未足爲先君之嗣不可見先君之友況有貴賤之異爲之隔闊乎深惟達音者希恐不可再得忽不知相國之富貴如此琯之貧賤又如此期相國乃曰人以道義求我我不當以貴賤隔之借如宣父有相國之貴寧拒游夏之徒歟夫其此心千載一用豈琯也當之又見禮經有難進易退者戒貪也起人來學者勸道也琯趣仁者而久未行何乎衣惟素褐乘非車馬閭人斥之馭者排之長衢高門驟拜左右則近於論訴豈聞道之士乎故獻玉貢書以先其意或垂善誘使得登其門假以

溫和之顏賜其清閑之宴大觀宗廟旁見百官上諮爲人之紀綱
次及作文之利害然後陳百一之誠諷南山之詩醉德寫誠俯而
告退琯之願也未敢忘也若其取於是日許時入奉一歲之內得
再廁法曹舍人聞詩禮焉人子畢矣豈有恨哉至如笥有衣裳天
有秩序聖君在上何人不欲如琯今日未敢生心儻見露之時爲
左右所器亦願起自燕國門下令衆人別意瞻矚也貪竭鄙志不
覺多言妨塵宴私憂危失措儻左右垂無窮之惠降不測之禮錫
數字之答加一介之使則相國保下士之譽小人獲見知之榮光
照微軀價傳多士輒飾瑣貌以俟軒車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通州司馬元稹謹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日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
陪侍道途不以庸妄話及章啟則竊聞閣下以文皇勅起居郎書
居安思危四字於笏爲至戒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閣下卽東
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廢況今四邸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

餘沱束身之款未堅則推食握髮之意可遽移於高枕擊鍾之逸
 矣且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飢者欲食不可
 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稹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閣下獨
 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納人也甄辨精淨號爲名流及其爲相也
 構置羣材使梁棟榱桷咸適其用人頗隘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
 所愛恡是以稟政不累月閣下自外寮爲起居郎韋相自巴州知
 制誥張河南自邕幕爲御史李西川自饒州爲雜端密勿津梁之
 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纁如稹等拔於疑礙置於朝行者又十數然
 後排異己之巨敵引腹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奸無蹊
 隧而正有根本矣及山東沱作上以兵事諮之則對以禁暴息人
 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蓋廉善精微
 之士素熟於心胸而汎駕乘桴之材未嘗量校於左右也比於閣
 下今日之雄材大略爲短矣然而卽世之後雖無李嚴廖立之思
 而十年之內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子皮叔牙之功斯

不細矣曰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錐內蘊深謀外排羣議始以
追韓信拔呂蒙爲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勲旣建至
化方行亦當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
愚揆之欲人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救拯於焚
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爲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
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怨哉何謂救拯而竭誠積
又不敢移之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
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邪向使元和中一年爲拾遺二年爲補闕
不三四年爲員外又三四年爲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
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有隳肝瀝膽同廝養之用力亦難
哉及夫爲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舒其脘攣置之趨走
者又不敢愛氣力恹心髓於和扁也是猶龜鼃之有水鳥獸之有
林何嘗愧於水木苟或繫而籠之鎖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
必啁噍顧慕以報人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閣

下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室閣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爲抵忌對上以河南掾尉非貶官爲說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積終老於貧賤固其宜也儻閣下猶二三年遲迴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惶惶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冊於上前排未亡之疑於衆口哉今天下能不有萬一於閣下之才略而由跼足怙脅私自憐其有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更始特降含垢棄瑕之書且授隨材任能之柄於閣下閣下若不能蕩滌痕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餒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辱以能見忌者騁力於通衢上以副聖君咸與惟新之德次以廣閣下常善救人之道使千百年外謂閣下與裴兵部爲交相短長亦足爲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閣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以閣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徽猷克壯之

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寰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渙汗之條目則爲難稹雖至愚未敢然也稹自十年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故舊尙不敢盡陳其情豈不知干宰相有不測之罪邪熟自忖之與其瘡死蠻夷白題不遇之勝比夫塵穢尊重伏俟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緘獻鄙誠翹企刑書不敢逃讓不宣稹頓首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謹齊沐緘書再拜遣隸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哲輔相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其愚蒙欲陳所知則在知之後念之之內矣亦何敢言今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修萬事精內扣潛鳴外聽死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爲有之乎某將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何以若知自

近之耳某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傷
時之學者不由所學務所學也某不敏傷切如之況稟羔羊鴻雁
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絜身畏人負拙自
守始以孝悌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博聞遊藝行義修辭人生
固然殊不以有爲而爲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敬趨條目遂希銓
擇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館助教某
應博學宏詞不售一平選破駁又平選始授四門助教也夫人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不仕則已
仕則冀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蓄垂名于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
斗粟希片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能無之
其將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有所分別某非斯人之徒歟其慕
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四考格以五選十
年方易一官也白茲循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
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
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

壽百歲七十者稀某今四十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覩
高衢遠途矣況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哉其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
矣忖已方人所以知百行修萬事精內叩潛鳴外聽死聲非不願
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
十百有百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大乎德行
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
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沿乎州閭鄉曲之譽在三江之南孝悌
之言死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通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
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
著乎役藝使才之致某冗官也政令裁製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
才二奠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絕著
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夫子之文章其
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嶺徼其奈
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穫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稀一萬穗稀

一某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蹠與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必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示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聳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聳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屈聳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其庸愚不知政化之旨者視之則不之怪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某代居閩至于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迴眸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霑其灌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

厚地无私之陽春乎相公爲上天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何以處某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用能必盡其材器眞宰相之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有其人自漢而降五代死之洎國朝歷歷可數也相公能以某爲手下濫觴乎似善斯升眞善以至似能斯拔眞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之哉行之哉今則猶古筭度途遠蒼黃造次某惶恐再拜

上宰相三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才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旣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旣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旣長育人才又當爵命以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

曰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育天下之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

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鴻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極弗懼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

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役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之上之化下得其道其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遺逸焉屢詔內外之臣旁求儒士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之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俗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續雕琢之文考之聲勢之逆順章句之長短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

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
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唯恐聞於人也今若
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於天子而爵
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閣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
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
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
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
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
天下之行道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揆其常所著文輒採其可者
若干首錄在異卷辱賜觀焉于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上書及所著
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爲迺復敢
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